

我们如何想象潮水的方向

——浅谈中国幻想文学现状

□杨 枫

幻想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国际和国内的内涵和外延稍有区别。在国际上,通常指的是包括了科幻、奇幻、恐怖、悬疑等在内的大幻想文学。而在国内,广义上指的是一切取材于幻想世界的文学。人们对这些子类的定义则因作品的发表渠道不同而存在差别,传统纸媒在这方面的认知相对与国际接轨,不仅有意区分各个子类,还存在学理层面的持续交流。相比之下,网络渠道,特别是以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为代表的网络小说平台则相对宽松,普遍存在题材交叉、要素杂烩的情况,常以市场回报为导向。

幻想文学就像是一艘行驶在茫茫海面上的夜航船,折射出写作者们对现实的丰富理解。讨论中国幻想文学现状,有助于我们打开一扇重新观看和想象世界的窗口,打开无限的可能。

本土幻想文学的生产趋向

近年来,中国幻想文学领域萌生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最明显的趋向便是从“以文学为中心”向“以IP为中心”迁移。前者将文字作品的发表视为终极目的,推进特定题材与类型的创作,集中体现在传统纸媒领域,典型代表为正在逐步树立话语权和相关理论体系的科幻文学。后者仅将文字作为具象化作者心中的“原创概念”的载体,表现形式还可以依附于动漫、游戏、影视等其他广义叙事艺术形式,形成更加复合的作品族。这种倾向在幻想领域尤为明显,很多作品的发表出版往往是为后续的衍生企划做铺垫,如万代南梦宫与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作推出的《蒲公英领航员》;或者只是更复合企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腾讯动漫旗下的“终钥之歌”世界观及其衍生小说灰狐的《终钥战记》。这两种模式,并不意味着它们非此即彼,只是创作者在进行创作和发表时,必然要同时受到二者的影响。

在科幻文学领域,近年涌现出大量由各地政府扶持、科技企业投资的新设征文、奖项和企划,如政府侧的“冷湖科幻文学奖”(2018)、“科幻星球奖”(2023)、“娘子关杯”科幻文学大赛(2023)、“未来战争科幻”征文(2023)、“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2024)等,以及社会侧的“N宇宙科幻奖”(中核集团)、“梦想建设家”(比亚迪)、“南天门计划”(中航集团)等;在网络小说方面,也有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号召及相关基金支持。这些项目通过设立稿费或奖金吸引创作者进行定向创作,旨在激起人们对特定题材的关注。市场侧也存在着对“性别叙事”“基层生活”“国风叙事”“大国重器”乃至“社会派悬疑”等题材的广泛关注,面对这些需求,创作者也会尝试在幻想领域进行有关尝试。

不过,仍有大量作品游离在外,依循其在“超级文本”中固有的文脉传统渐进发展,如西幻、修真、穿越、灵异、网游、悬疑等类型,且受众规模庞大,如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鳞潜的《人鱼陷落》、我会修空调的《我的治愈系游戏》、澎湃的《异兽迷城》、杀虫队队员《十日终焉》等。这些作品拥有专属的粉丝群体,其规模往往比泛指意义上的幻想粉丝社群,即无针对性地以各种幻想作品为消费对象的群体,更加庞大,且这些消费者还会参与到衍生创作中,成为“IP中心”的产业文化的一部分。

“幻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探索

以上概括了近年来本土幻想文学在生产模式层面的趋势。受此驱动,近年来的幻想作品在题材和内容上存在若干焦点,其中较为流行的关键词包括性别、科技文化(又可细分为重工业、创新科技、生态环境等)、国家民族叙事、基层现实等。由于这些概念大多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顺承郑文光、吴岩等科幻作家学者提出并发展的科幻现实主义概念,可以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幻想现实主义。

经过数年发展,这些主题各自都拥有一批代表作品和

近年来,中国幻想文学出现了从“以文学为中心”向“以IP为中心”迁移的发展趋向,依托于传统纸质媒体、以发表文字作品为目的的创作形式,逐渐向将文字作为“原创概念”载体的生产方式转向。

“幻想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聚焦于当下现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承续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文化传统,在想象力层面进行深层推演,在文学世界中建构超越现实经验的可能,为现实发展提供一种前瞻性的视角



作者,部分题材已拥有较为完善的创作理论,部分仍然在探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在同过往隐没的创作传统进行重新对接。在女性叙事方面,长篇领域有扶华的《末世第十年》、妖鹤的《她对此感到厌烦》、柯遥42的《为什么它永无止境》等,中短篇则陆续涌现出修新羽、杜梨、张天翼、王侃瑜、糖匪、顾适、慕明、双翅目、段子期、昼温、贾煜、noc、吴霜、王诺诺、辛维木、谈雀、路航、东心爱、李夏等女性作家,她们为该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人物、情节和叙事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不仅如此,有关研究也在陆续发掘幻想文学史上的女性作者和女性叙事,逐渐打破了男性主导幻想文学创作的刻板印象。

在科技文化方面,受到各方重点扶持的题材包括:展现大国硬实力的“重工业”题材,代表作有关注空天发电的圆太极《无限天罗》、关注商业航天的飘荡墨尔本《筑梦太空》、关注星际开发的吴季《月球旅店》等;关注人工智能(特别是AIGC技术和大模型)、虚拟现实(特别是元宇宙)等时下热门/前沿科技的作品,代表作如严曦《造神年代》、刘洋《裂缝》、鲁殷《未来症》、陈椒帆《AI未来进行式》和数量庞大的高科技刑侦小说等;生态环境题材,该题材不仅受到创作者的青睐和学术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也得到热议,有关本土创作聚焦于近年频发的自然灾害,探索人的境遇和科技的用武之地,作品如潘海天《大水咆哮》、顾适《择城》、王诺诺《天钧牧藻》、刘麦加《巨大的外婆》等,还有为数众多书写人类在严峻环境危机中的生存状态的网络小说。

对这些题材的关注本是科幻领域的长期传统,近年来因国家发展需求和社会现实变化而受到格外关注,促成了从小众幻想向大众幻想的过渡,甚至成为一种创作上的潮流,表明中国幻想文学已然从边缘的休闲文学向主流的大众文学变化的新动向,或可视为一种新大众文艺的表征。

如何以幻想文学联结古典传统与现代中国

谈到基于本土特有的文化叙事展开幻想创作,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科幻叙事对本土影响深远,应大力探索与之相对的本土叙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历来拥有丰富的幻想传统,只是需要立足于当代舞台,使之焕发全新生机。这两种观

点殊途同归,都是关注现代中国与古典传统如何在精神层面重新建立起联系。围绕这一点,作家们纷纷从历史、地域、语言、民俗、神话等方面展开探索,进而衍生出“丝绸朋克”等崭新的幻想文学流派。历史类代表作如宝树和阿缺合著的《七国银河》、梁清散《济南的风筝》《新新日报馆》《不动天坠山》、西西《钦天监》等,海漭获得2023年雨果奖的中短篇小说《时空画师》也可计入该序列;地域类作品则有七月的《小镇奇谈》、E伯爵的《重庆迷城》、程婧波和石以主编的小说集《故山松月》等;民俗方面有路航《通济桥》、谈雀《大地乌尔朵》、李夏《长安嘻哈客》等,神话方面有小说集《今夜有龙飞过》等,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刘亮程的《本巴》、马伯庸《太白金星有点烦》也可以算作其中。

比起这些有意从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中发掘创作灵感的作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聚焦于当下的本土现实也是一种有效的幻想创作,毕竟,作为中国人的鲜活生活经验便是我们独有的国家民族经验。相比于科技文化对人的影响,这类科幻作品更关注于大众对科技文化的持续参与和再创造,如谈衍良《断桥对岸的科学家》、韩松《废厕》《神龙会》、东心爱《卞和与玉》。在更广阔的幻想领域,有关集体经验和现实情感如何在幻想世界转写,许多作家进行了不少创作尝试,比如那多《荒墟归人》、蛇从革《长江之神:化生》、祈禧君《开端》及蔡建峰《大肉》《此处有龙》等,关于规则怪谈的林戈声《纷纷水火》和某种意义上展现打工人期待的“系统文”(即,依照预设规则通关副本,即可获得物资、财富和晋升机会)也可算作其中。这些作品并不是将现实经验简单搬运到幻想世界中,建立某种直给甚至粗暴的隐喻关系,而是通过扎实的世界构建,使读者同虚构世界建立经验上的共鸣。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在于,作家能够在想象力层面进行深层推演,在文学世界中建构超越现实经验的可能,为现实发展提供一种前瞻性的视角。因此,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幻想文学反而才是新的世代的真正的现实主义。

总体来说,近年来中国幻想文学在题材和形式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品,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视觉体验提供了大量原创的新鲜故事。新时代的幻想文学已如千江之水,涌动于网络和图书之中,在新大众文艺的汪洋波涛中,显示出勃勃生机。

(作者系中文科幻数据库创始人,青年科幻作家和编辑)

■评 论



《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阎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

优秀的诗歌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鉴别文学佳作,同时也能对如何进行语言创新给出示范。陕西诗人阎安继诗集《玩具城》(2008)、《整理石头》(2012)、《蓝孩子的七个夏天》(2017)、《自然主义者的庄园》(2018)、《时间中的蓝色风景》(2021)之后,新出版了诗集《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2025)。诗集5辑共收录诗人近作120余首,这些诗歌既包含宽阔的历史见识、深远的文化忧思,也有复杂的个体经验和对时代人生的现实眷注。诗人一直在思考诗歌如何在给人审美愉悦的同时改变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并由此赋能我们的创造性思维。艺术的奇妙在于要求我们用心灵去感知它,这是我阅读《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时的个人体验。

诗歌艺术不仅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审美体验,还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影响或改变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诗歌《下乡采风时被一名留守悬崖的少年极限提问》中追问,当“儿子”置身疾病、梦的深渊、暴雪、悬崖等绝境,“你”会如何做?诗人反复与“夸父”仅有的身体商量,希望在语言的神话里寻得答案。“你在这里等他 在悬崖上等他”,展现出无能为力也是生命如常的组成部分,以独特的诗美内质和语言结构使我们更敏锐、更慧智的同时更宽悯、更慈悲,激发我们洞察世界和珍爱生命的能力。阎安的诗总能生动且深刻地表达人们想表达且难以表达的情感经验,通过“解救”那些难以避免的时间苦难,刷新人们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也改变人们对待周遭万物的方式。

诗歌是以文字呈现诗人对精神世界的独特想象,延续着诗人特有的理性经验和现代思考。《爱情就像鸭嘴兽》《两种海水及其疼痛》《白色少女的海边一日》《鸭嘴兽之梦》《蝌蚪和圆圈邂逅记》《我们从没热烈过》等10余首诗,展现了鸭嘴兽、蝌蚪、莲花、锁子、烙铁等新的意象。从正面书写人类情感,这对擅长写“大诗”极少言“小情”的阎安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整理石头》等4部诗集中的爱情诗加起来也没超过10首。这些诗歌透过人类最柔软的心灵意识参悟生命的“怕与爱”,展现了诗人对“技术时代的爱情”的深刻思考。

诗歌是一种“此中有真义”的艺术创造,阎安新诗集《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立足当代中国,对新世纪以来的人类生存、社会问题和生态境况进行创造性切问,经典性和先锋性并存。诗集中着力批判的先锋诗有《制裁令》《表演吃玻璃的人》《一封寄给失联者的信》等,具有时间性的诗歌如《我们曾在玻璃上谈话》《地铁中的大雪》《未名之恨纪事》《独角兽》《我用爱远离我爱的地方》等。诗人力图在每一首诗中探寻永恒,追问时间,正如他本人所言“诗歌是作为语言神话的创世”“我一开始便在时间之中”。

《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代表了阎安晚近诗歌的新风格,它延续了《玩具城》的“寓言一神话”诗写,内置了《整理石头》的北方场域和民族志诗学,同时比主题鲜明、风格集中的《自然主义者的庄园》更阔大、更圆融、更自由。诗永远在路上,诗人亦是。让我们从具体文本走向诗人独异的想象中吧!

(作者系商洛学院教师、商洛市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钟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长江文艺》:

认识到现实的重力后依然选择“推石上山”

□周 琪

尽管科技文明飞速发展,云存储、元宇宙和人形机器人等技术使赛博飞升的科幻想象成为可能,西西弗斯的古老神话依旧牵动着作家们的神思,并在2025年春季的文学图景中摹画出现实强大的重力场域。《钟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长江文艺》等文学刊物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生存的现场,暂时卸下科学神话的滤镜,为我们展现出现实本真而厚重的重力,在绵绵不绝的千钧重负下书写抵抗的诗学。

时间常常被视为现实推动物质衰变、事物消解的帮凶,在与时间漫长的博弈中,人类试图用精密的规划楔入未来的时间,以驯服混沌的现实。拍摄电影是现代生活里一项需要周密规划并严格执行的系统工程,海桀的《诡步探戈》(《钟山》第1期)却为我们展现了在投资方、演员和拍摄地群众的多方撕扯下,一部本该精雕细琢、获取大奖的艺术佳作如何脱离原有的精密计划,最后因为烟火师的意外爆炸而走向难产。与其形成镜像对照的,是王芸《瓷火》(《长

江文艺》第3期)里的人像瓷画——一种精致而易碎的瓷器艺术品,因为一个承诺而穿越抗日的烽火和岁月的烟云,为当初预定瓷画的飞行员烈士保留至今。也许机械的规划并不能抵御外力的侵蚀,只有人心的坚守才能使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光亮如新。然而相比保存一件物品,保存一门手艺需要几代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王威《白色鸟群》(《长江文艺》第3期)的时代背景设置在当下,传统的子承父业的陈规与长辈们一厢情愿的期许并不能约束风等世家冯家的子女,他们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其他行业,但这也意味着制作龙头风筝的手艺将坠入失传的断崖。孤儿赵了了在与冯家的接触过程中,受到冯家长辈的感染,燃起了学做风筝的热情,重新拉紧了龙头风筝的传承之线。能够穿越时间的传承,从来不是靠陈腐顽固的规约,而是用旧的火种去点燃新生的火焰,薪火相传。

相比现实里物品、手艺的存亡之思,人类在直面生命消亡的结局时,更能激发哲学的思辨力量——死亡不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对

生存价值的盘诘。《湖南文学》《山花》的一组小说聚焦弥留之际的场景,带我们亲临一个个告别的现场。郑小琼《净身》(《湖南文学》第3期)中的谭乾良是早期的进城打工者,发迹以后携带城市赋予的财富反哺农村、修路架桥,一同带回来的,还有都市里染上的不可言说的恶疾。守村人彭五爹为谭乾良腐烂的身体净身入殓时的沉痛哀悼,也正是一曲无声挽歌。袁凌的《丧事》(《山花》第3期)里,专横强硬一生的岳母中风偏瘫后依旧性格倔强,在病榻之上继续与岳父角力,争执不断。岳父因为“意外”把点燃的蚊香插在棉被上引发火灾,一截蚊香灼烧出父女信任的危机。同样描写卧床病人处境的还有许玲的《七日谈》(《湖南文学》第3期)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母亲在ICU的最后七天。天价的手术费无意中为生命标注了不菲的价格,治疗被放置于经济支出与亲情伦理的天平之上,哈雷雷特式的生死之间时时叩击着子女们的心弦。

如果说现实像重力一般裹挟着命运的沙漏不停地向下流逝,那么,如同西西弗斯以肉身对

抗重力,无数平凡的人也凭借自己的意志在艰难的现实境遇中执着前行。尽管这些行为无法真正实现重力的反转,但也使沙砾的坠落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飞翔。小昌的《西风浪》(《钟山》第1期)里的“我”是一个“方鸿渐”式的人物,性格懦弱,教学本领稀松平常。“我”一次意外惹怒了钟副校长,对方运用权势、煽动师生甚至社会力量层层施压。在权力蛛网中不堪重负的“我”最终毅然决然反抗,而获得了此后的安宁。与愤怒对抗潜规则相对应,另一对年轻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重阳的《与朱元思书》(《江南》第2期)讲述了千禧年之际,乡村教师吴钧在旅途中意外结识县图书馆员朱元思,自此书信往来半生的故事。作者记录了两个男性青年在经历恋爱、婚姻和工作职位晋升时的不同抉择,形成一种对照关系:精于钻研的朱元思平步青云半生,暮年终究怅然隐退,而一身赤诚的吴钧安然穿过名利场,最后归隐桐庐山水洗濯本心。在时代的沧浪横流中,有人怒吼,有人濯缨,有人濯足,为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选择;还有人中流击水,奋力争渡,

替万千黎民考虑,留下一朵绚丽的浪花。黄宁的《第三声枪响》(《福建文学》第3期)把笔尖聚焦到艰难的抗战年代,许多人难忍现实的黑暗,匍匐求生。但总有一些民族的脊梁,暗中谋划,成功刺杀日本情报长官泽重信后,事了拂衣去,悄然隐入人民群众的洪流之中。即使身处日军刺刀和铁蹄蹂躏的漫漫黑夜,他们也用自己的意志与信仰熔铸出一副铁的脊背,顶住战争年代血与火的重压,在与现实重力的顽强对抗中迸发出不屈的精神火花。

当我们仰望这宿命般的巨石时应该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努力实现超越消亡、寻求永生的科学想象,更在于平凡的生命认识到现实的重力后依然选择“推石上山”的倔强姿态。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无数西西弗斯与现实的重力对抗时,所折射出的生命弧光。与其将现实视为禁锢生命的铅坠,不如视其为爆发生命张力的引力场,在巨石沉坠的压力下选择奋发向上,重新建构起生命意义的坐标。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